

下井的日子

□叶葆菁

如烟往事

算起来,那都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。然而人的一生中总会有那么几件深刻在心底的往事,不被时光漂白,反而历久弥新。下井出矿三个月就是我其中的一件。

1969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。新年一过,团结起来的铜陵特区人,便投身到铜铜大战的洪流之中,铜陵山城洋溢着火热的气氛。此时,恰逢我校两届学生毕业离校,奔赴有色系统各厂矿参战(那段时间铜陵有色公司机关被革委会有色生产指挥组代替,但系统还在),特区第五工宣队就安排部分教职工参加支农宣传队去了农村,将从厂矿调来的实习指导教师送回原单位,剩下的我们二十来人被安排到铜官山铜矿井下参加劳动。

此举正中我怀:我总觉得,一个在工矿城市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没下过井,那是一辈子的遗憾。这下机会来了。

我们要去的采场离松树山火区不远,靠近掌子面的温度有40多度,不干活也会热出一身汗来。这对我们这些不大做体力活的书生来说,是个严峻的考验,更何况我们当中还有四位女教师,作为这个矿破天荒第一次接受下井出矿的女性,既是荣耀更是艰难。

好在师傅们对我们百般呵护。用三角耙扒矿石,师傅教我们要握紧耙柄,要不然手掌会磨出血泡的;铁畚箕装料,师傅说一定要少装一点,装车时

举不起来会闪着腰的。班长陈师傅把我们的人分成两组,轮流干半个小时休息半小时。第一天上班时,班长还当众宣布:四位女老师你们注意啦,从这儿向后走30米,再右拐有一小段巷道,是个死胡同,你们也可以到那边休息一会,其他人就不要去了。因为井下没有厕所,班长的意思大家心知肚明。我也佩服老班长遇到新问题时的周密处置。

未下井之前,想象中的井下是一个清凉世界。下井后才知道,井下也有比大热天还要热的地方。第一天下来就会体会到班长安排半个小时一轮换真是太英明了。因为太热,干起活来就特别累;因为累,就更觉得热。喝的水没有出的汗多,晚上躺在床上有散了架的感觉。头几天真的不好熬啊。

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,是师傅们的榜样力量。他们的铁畚箕每次都装得满满的,还推得高高的。我们干半小时休息半小时,而师傅们却很少休息。他们把任务指标看得那么重,把集体的荣誉看得那么重。干起活来争先恐后,谁也不肯落下。有时不小心碰破了皮,流了点血,就像没事一样继续干活。任务重时一个月不歇一个星期天是常有的事。过去只在书上看到“工人老大哥”的字样,现在,老大哥就在我们身边,崇敬之心油然而生。我们的坚持也就有了理由。

午餐是井上送下来的,大伙称它为保健饭,因为菜里边有肉,而当时我真

是要凭票的。我看见陈班长把菜里的肉悄悄夹到带来的饭盒里,说是留给孙子吃的。还叫我别张扬,说按规定是要在井下吃的。你看,这就是中国爷爷,干起活来不要命,疼起孙子心好软啊。

问起他的身世,他说,1946年他22岁时曾经在矿上干过一年,那时生产条件太差,巷道又窄又矮,干打眼巷道里全是粉尘,工头打人还克扣工钱,就不干了。解放后听说矿上不准打骂工人,还给房子住,就又来了。现在儿子也当上了矿工,孙子今年4岁,将来说不定也是个矿工。言谈中,感受到他对矿工这份职业的爱,为之自豪。谈到孙子,他总是憨憨地笑,幸福溢于言表。他说他最大的欠缺是没文化,现在是58年上了几个月工学校,现在在怕连班组人员的名字都不会写。他说他儿子念过初中,去年就搞成一项技术革新,说完又是憨憨地笑,有一种成就感。他还指着旁边的张师傅说,小张上过高中,不仅能搞革新,还会写诗。看得出,他对文化和知识的尊重和羡慕是发自内心的。因此,他对我们这些“臭老九”如此关怀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湿法打眼加上爆破后喷水,巷道里的粉尘问题是解决了,但潮气袭人却是不可避免的。一个星期下来,下班后膝盖酸痛。师傅知道后对我说,下班后到他家喝酒去,喝点酒赶赶气,发发汗就好了。我不好意思去他家喝酒,说晚上还有点事,就谢绝了。到家之后我真

的拿了个瓷缸子到小店打了两山芋干酒(清楚记得是1毛6分钱),做三次喝了。从此,开启了我的酒史。

一位姓赵的师傅要把农村的老父母接到市里来,房子太小想搭个披厦。听说我是教建筑的,就要我帮他画个图,算算要多少砖,多少瓦。第二天我把结果交给他,他一再感谢。我说我两年多都没有画图了,还要感谢你给了我一次机会呢。

还有位师傅告诉我,有一年一个矿工在井下被冒顶的石头砸中,矿帽被砸变了形,矿灯还是亮的。救护队把他抬到地面时,医生说他已经不行了,这时矿灯渐渐熄灭了,周围人看到灯灭了,一下子哭出了声。这件事我久久挥之不去。

恶劣的环境,艰苦的劳动,矿工为矿山、为社会,献出了青春热血,许多人献了青春献儿孙,更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矿工们开采的铜矿石颜色抑或灰暗,而他们默默奉献的精神却熠熠生辉,令人敬佩。

随着身体渐渐适应,扒矿石、装车,再扒矿石,再装车,如此循环往复,便成了我们的日子,习惯了以后也就成了开心的日子。翻罐笼的轰鸣,矿石碰撞的铿锵,已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背景曲目;师傅们的故事带我们走进矿山,走进矿山人家,新鲜又有趣。于是,三个月的井下劳动不再漫长,而三个月与矿工师傅朝夕相处的日子却让我终生难忘。

这是在哪里呢,是在故乡的那个石砌的小屋吗?

它是两间黑瓦的小屋,土垒的墙。东边是一条小河,河水清清,缓缓地流着。河边种着一些柳树,已是六月的天,浓阴已匝地。

小屋的西边是院子,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杏树,春天开满粉色的花,现在满树的杏子,黄灿灿的一片。

杏树边,还有一大丛栀子花,花苞一个个地鼓了起来,包裹着许多芬芳。

模糊里,是要高考了吗?高考前两个星期就放假了,我从小县城回到了家里。

明天就要出发了,就要跨进那道大门。为那道门,奋斗了十多年,等待了十多年。

母亲要专为我做一顿饭,让我美美地吃一顿,像是给壮士送行,去打一场大仗。

菜刀在案板上叮叮咚咚,灶膛里的火苗旺旺的,快活地舔着黑色的锅底,红色的焰头有时窜到了灶膛外面,像是在张望案板上的菜。

“三日人厨下,洗手做羹汤。”突然想起这句诗。这是谁的诗句呢?是李绅还是王建的?反正是唐诗,一直很喜欢这句。

“洗手做羹汤”,真好,充满着生机,充满着诱惑,充满着爱。

对了,这句诗是写新嫁娘的,新嫁娘刚到婆家,第二天就开始下厨动手做饭菜,真是一个勤快的小媳妇。

这一句给母亲也好,母亲天天为我们“入厨下”,今天特别的用心。

菜在案板上躺着,红的,白的,绿的。红的是肉,准备炸肉圆。为选到最好的精肉,母亲今天起了一个大早。从家到那个叫朱门小镇,有七八里的山路,迟了,啥都买不到。

白的是鱼。她特地买了一条大鲫鱼,鲜活乱蹦的,准备余汤。

绿的是西红柿,刚从地里采来,母亲自己种的,像碧玉一样。

是不是有些奇怪呢?西红柿是红的呀,怎么会是绿的?

那时家里菜园里的西红柿就是绿的,绿的烧汤才好吃,凉拌也好吃,酸酸溜溜的,甜甜沙沙的,找不出词来形容。现在的西红柿还酸吗?都是催熟的,一点不好吃。

还有剥光皮的青色芋头,还有紫色的茄子,都是从菜地摘来的,它们都等在

洗手做羹汤

□熊代厚

那里,像去赴一场盛宴。

院子的北边就是菜地,为防鸡鸭,在四周种满了木槿,一到初夏,开着粉色的花。

母亲除了去队里上工,就在菜地劳作,夏日里,背总是湿的。

菜地里有的是菜,黄瓜,菜瓜,丝瓜,地瓜,南瓜,光是瓜就有很多。

突然闪过母亲的白发,有些凌乱地飘在脸上。她正拄着拐杖,一手扶着墙,艰难地挪动着步子,微微地喘着气,望着眼前的菜地。

她的腿坏了一只呀,做了两次手术,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,折磨了她三年了,最终还是锯掉了,她今天怎么完全好了呀?

她走起路来一点不吃力了,像是能挑一百斤的担子。她说她明天还要送我到车站。她说考完了,还要帮我去拿行李。

原来母亲的腿好了呀,再也不要坐轮椅了,我的眼里闪烁着泪花。

又闪过姐姐们的影子,她们都回来了,大家都开心地笑着。

分不清母亲的脸,分不清姐姐们的脸,所有的脸都在相互模糊地叠加着,清晰的只是笑容。

所有的头发都是黑的,在阳光下飘动,闪着光。

夏日的风从门前直山的谷峰间吹来,穿过了海棠林绿叶,穿过了乌枫坝的绿波,吹在脸上,不冷也不热,真舒服。

小屋前高大的榉树叶子在风中轻轻地振动着,像是喃喃细语。栀子花也忍不住了,把花香漏了一地,弥漫在院子里。

母亲把手洗了又洗,开始余鱼汤。她往锅里放了一根长葱,像是一根玉簪。她切了几片生姜,半透明的样子。

汤在锅里“噗噗”地响着,厨房里开始氤氲着一层香的烟雾,我的心被这浓浓的香雾一层层地包围着。

千滚豆腐万滚鱼,母亲把鱼汤反复地熬,熬得像牛奶一样。

她先盛了一满碗放在我的面前。她在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来,细细地看着我,叮嘱我要全部喝完。

碗里的热气袅袅地升腾着,母亲的脸清晰又模糊。汤的香味越来越浓,飘在小屋里,飘在我的梦里。

我飘在梦里不想醒来。

梦里,母亲行走自如,洗手为我做羹汤。



滴水崖

吃一颗人生的葡萄

□蒋华

钱钟书《围城》中说,吃一串葡萄有两种人:第一种人每吃一颗都是这串中最好的。就像不会过日子的人,今朝有酒今朝醉。结果生活每况愈下,葡萄越吃越差。这种人,钱钟书说“只有回忆”。人一旦只剩下回忆,就有叨唠天竺遗事的白发宫女,感叹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,说先前比你阔的阿Q……纵然他们嘴里的葡萄一颗比一颗苦,但回忆吃过的葡萄却一颗比一颗甜。

第二种人每吃一颗都是这串中最坏的。这就像大画家顾恺之吃甘蔗先从不甜的甘蔗头吃起,然后“渐入佳境”,越来越甜。这种人,钱钟书说“还有希望”。因为一旦树立起一个甜甜的希望,就能激发出哪怕苦水里泡大之人的力量和信心!所以遥不可及的一片梅林,也能让渴不可耐的士兵们士气高涨,舌下生津。纵然走在烈日炎炎的征途,也能脚下生风,奋勇向前。

对于吃不到葡萄的人?钱钟书在《围城·重印前记》里说他们,一方面悻悻不已,甚至嫉妒,想象它都是酸的;另一方面又充满好奇,“想象它是分外地甜”。这和“恨人富贵笑人穷”“近之不逊远则怨”一样,都有某种逆根心理。

推而广之,如果把人生比喻是葡萄等水果的话,那一种水果吃百样人。唐明皇给杨贵妃荔枝,宋徽宗送李师师蜜橙,吃的是一种骄奢淫逸。王翰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”,饮的是豪情;李硕“空见葡萄入汉家”,看的是和平;徐渭把画中葡萄“闲抛闲掷野藤中”,悲的是不济的时运。卖柑者承认“带货”的柑橘是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”。而“南橘北枳”,则是地域造成果味的不同。芋老煮芋的手法十年如一,但吃芋头的人却今非昔比,则是“时位”造成口味的不同。都在暗讽世道和人心。而孔融让梨,陆绩怀橘,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,跟两桃杀三士相比,他们吃的是孝道,活出的是气节……

某种意义上说,路边的李子未必粒粒苦,人生的葡萄也未必颗颗甜。就看怎么吃?对此不能态度含糊或囫圇吞枣。起码不能做好吃懒做的猪八戒,“不要拉扯,待我一家家吃将来”,管它酸葡萄人参果,都是“贪嘴不顾性命”(钱钟书《吃饭》)。这种“食而不知其味”的懒货,难怪他的大师兄都要骂他“呆子”。就这论那些有奶就是娘之徒。我看这是“滴自己的汗,吃自己的饭,自己的事自己干”,做一个自食其力,瓜田不纳履更不吃嗟来之食的正人君子好!



荷塘精灵

李海波 摄

酥糖香香日月长

□李梅

隶属于铜陵市义安区的顺安镇,地方虽小,但历史颇为悠久。

据《铜陵县地方志》记载,顺安镇在东晋南朝时期乃是定陵县城,人口集聚,贸易鼎盛。大唐之初,顺安镇矿冶兴旺,水陆通达,沿江江南通衢,故设为陆驿,古称临津驿。其当年繁华似锦的实况,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以诗记之:临津艳艳花千树,夹径斜斜柳数行。却忆金明池上路,红裙争看绿衣郎。

与顺安镇同样悠久的还有顺安酥糖。始于唐代末年,经坊间历代制糖师傅的心手相传,至今已逾千年。想来真是惊喜莫名,今天的我们与古人,不仅可以抬头仰望同一轮明月,还可以隔空共同品鉴一种美食。奇哉!妙哉!

酥糖的滋味真是美好呀!轻捻一枚送入口中,酥、甜、香、糯,滋味绵长。

一张素白的四方纸,中间印着顺安酥糖几个红色大字。寸长的四块酥糖方方正正的一字排开,裹成条,十条为一包。很难想象,如此简约的包装,竟然沿袭了上千年的风雨如晦。顺安酥糖凭借一以贯之的品质根本,无论是捏在手上盘来盘去,还是反复地翻

味立刻就灌满了口鼻,一瞬间两腮生津,嗓子眼里已经在止不住地吞咽口水了。一块解馋,两块享受,三块细品,四块入口,幸福感爆棚。一条酥糖下肚,不甜不腻,不多不少,分量刚刚好。

糖坊在小孩子们的眼里心里就是一个满足、富有、梦幻的甜蜜世界,有着超凡的吸引力。那个做着甜蜜事业的糖铺子,整天飘着米香、芝麻香、麦芽糖的香气,引人驻足,勾人馋虫。我曾怯生生地站在糖坊的后门口偷偷地往里瞧,偌大的敞屋里摆着一个偌大的案板,糖师傅不是在熬糖稀、磨米粉,就是拿着锯刀和板条在切酥糖,忙得像个个人形陀螺。

糖坊的大门口临街,门板卸下来放倒,垫上两条长凳就成了条案。做好的成品酥糖横平竖直地码好,沁着油,氤氲着缕缕香甜,拉扯着从门前过往人的腿脚。于是,货摊上就聚满了来采买的顾客,这个买一包自己解解馋,那个买几包送人,一位带网兜的人一下子就买了十包,整整一百条,一看就知道是办红白喜事用的。老手艺人,生意老好了。

记忆中奶奶就很喜欢吃顺安酥糖。平常无事,逢年过节,只要上街,总是少不得要买上几包,备着慢慢吃。那年月,物质极度匮乏,生活其实是挺苦的。一大家子七口人,就只有爷爷和爸爸两个人是端国家饭碗,吃商品粮的。奶奶就委屈着这里做做小工,那里帮帮闲厨,挣点活钱贴补着家

用。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奶奶,怎么也搞不懂,老了老了,却像害羞的小媳妇一样,嘴馋起来,心心念念着想吃酥糖。也许奶奶吃酥糖的时候,才能够体味到日月中的一点甜味!

一个仲夏夜的午时,家人们摇着芭蕉扇赶走暑热赶走了蚊子,好不容易才睡熟,却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给吵醒了。拉开灯绳一看,原来是奶奶这只硕鼠正在悄悄地拆纸袋,偷吃酥糖嘞!见我们几双烦躁的大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她,就羞赧地慌忙解释:心里潮的慌,想吃块酥糖垫垫。

顺安镇地处富庶的江南水乡,蛙声一片稻花香,盛产五谷,兼种杂粮,为酥糖的诞生与制作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。奶奶说,那个研制出酥糖的第一人,必定是位孝子,这么软糯可口的美食,一定是做给父母高堂吃的。也只有这样的有心人,才懂得把各种食材的营养物质结合在一起,通过智慧的劳动与一双巧手,幻化为美食,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

时光如水,日月如梭。一转眼,我长大了,奶奶老去了。工作在外的我,月明星稀,鸟鹊南飞之时,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,奶奶吃酥糖时笑微微的脸庞,以及那份简单的满足和短暂的快乐,思念就如雨后春草般蓬勃起来。据说,味觉是有记忆的,小时候吃过的东西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一如那条漫长蜿蜒回家的路,时常出现在游子的梦中。那梦,有着顺安酥糖的味道。



幽淤泥而不染

朱永辉 作

多福荷花

梅

张震 作

濯清涟而不妖

姚和国 作

